

#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AI-generated Human Images

Hongjie Chi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ique aesthetic experience brought by AI-generated human images,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visual illusion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By mimicking real human features, AI-generated images evoke intuitive aesthetic perceptions while also triggering conflicts of “familiarity and strangeness,” leading to confusion and fear. The “half-real, half-imagined” nature of AI images stems from algorithmic randomness and errors, compelling audiences to reevaluate their cognitive frameworks. Although AIGC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s in creative approaches, AI-generated images lack historical depth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art. Nevertheless, as a novel creative tool, AIGC may pioneer new artistic frontiers in the future.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generated artworks are poised to occupy a significant place in art history, fostering deeper integra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 Keywords

AI-generated human images; aesthetic experience; art theory; visual illusion;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 AI 人体图像的审美体验

池洪杰

景德镇陶瓷大学, 中国·江西 景德镇 333000

## 摘要

本文探讨了AI生成的人体图像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重点分析了视觉错觉、审美意识与技术艺术融合等层面。AI图像通过模仿现实人体特征,带来了直观的审美感受并,引发了“熟悉与陌生”的冲突,带来困惑与恐惧。AI图像的“似是而非”特征源于算法的随机性与失误,迫使观众重新审视认知模式。尽管AIGC在创作方式上实现了突破,但与传统艺术相比, AI图像缺乏历史性与情感表达。尽管如此, AIGC作为新型创作工具,未来可能开辟新的艺术领域,随着技术进步, AI生成的艺术作品有望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推动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 关键词

AI人体图像; 审美体验; 艺术理论; 视觉错觉; 技术与艺术融合

## 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革新各个领域,艺术创作也在这场技术革命中被深刻重塑。以AI生成的人体图像,常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并因此引发了对艺术本质和审美体验的重新思考。本文将以一系列极具冲击力与思考价值的AI人体图像《复影重重》为基础,探讨这些生成图像的人体形象所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

## 2 审美体验的层次

AI生成的人体图像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AI对于真实事物表面特征和结构的模仿带来了第一重的体验。通过学习大量的数据和信息,生成图像模仿

了艺术作品的表面特征和结构。在这个阶段,观众主要关注图像的外在形式和视觉效果,这一过程往往是快速且无意识的。观众能够凭借直觉迅速识别图像内容,在大脑的联想下获得一种熟悉的感受。



图1 复影重重·其一 (笔者创作,尺寸:1024 x 1024px,使用软件:midjourney)

【作者简介】池洪杰(2001-),男,中国福建福州人,在读硕士,从事雕塑创作与理论研究。

第二重体验是熟悉与陌生的冲突。在初印象的熟悉感之后，观众会逐渐注意到图像中那些不符合常规人体特征的细节，如多手、多脚、扭曲的身形以及不自然的质感与色彩。对这些细节的认识打破了观众对图像的初始认知，将初见的熟悉感破坏殆尽，引发了一种精神上的冲击。观众开始意识到，这些图像虽然在整体上看似熟悉，但在细节上却充满了陌生和不确定性。这种熟悉与陌生的冲突，完成了对观众认知中熟悉事物的解构，它挑战了观众对现实和艺术的既有认知，带来了直觉上的熟悉与意识上的恐慌。

经过两重的体验，随之而来的是对情感与意义的重新审视。尽管 AI 生成的图像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反应，如对精美画面的赞叹或对错误生成的不安，但这种情感反应更多地源于观众自身的经验与想象，而非 AI 本身的情感表达。AI 作为创作工具，其生成的作品缺乏人类艺术家所特有的情感深度与生命体验。因此，观众在欣赏这些图像时，往往难以从中感受到真正的情感共鸣与意义传递；或者是在清楚图像为 AIGC 时，拒绝承认图像中包含与情感、意义相类似的内容。托尔斯泰强调艺术的核心在于情感的传递和表达，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艺术作品，往往蕴含着创作者独特的情感与思想，而 AI 生成的图像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观众在探寻图像内容过程中的挫折感和对艺术本质的质疑，成为 AIGC 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AIGC 带来的审美体验的层次与弗洛伊德的“非家”（Uncanny）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 AIGC 中存在这样的状态，但其划分熟悉与陌生的“红线”不甚模糊，并在人体图像上表现出明显的“双标”现象。人通常对脸部特征非常宽容，而对手部、脚部则抱有很高的期许。这种现象被称为“面孔幻视”，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够轻松地任意的三个点识别为一个表情，而对手脚的精准度则有很高的要求。多手、多脚或是稍微一点不符合人体解剖的细节，都容易让人感到怪异。AI 图像在第一时间为人的潜意识埋下了肯定性的内容，其中所蕴含的相似性让我们在第一眼看到它时，会不自觉地将其归类为我们已经熟知的某一类事物，在初看和仔细观察后的巨大反差，观察者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怪异感，“熟悉”“亲切”的内容被转化成“恐惧”与“异样”，这种熟悉与陌生的并存，打破了我们认知预期，将人拖入一种诡异的审美体验中。

### 3 视觉错觉与认知重构

AI 人体图像的“似是而非”视觉特征，源自算法对大量图像数据的分类、标注与生成调整。它既具备视觉错觉艺术的欺骗性，如达利《记忆的永恒》中的软钟与埃舍尔《上升与下降》中的不可能阶梯，又不同于艺术家有意的构造，而是技术失误与随机性的副产物。这种“无意的错觉”更易触发观众的认知冲突：在第一视觉层面，它满足对人体的基本识别；而在第二视觉层面，它的局部异常立即暴露系统的

非人性与非自然性，从而迫使观众修正既有认知模式，重建对人体艺术的理解边界。即使其数据来源是理想化、标准化的人体图像，在 AI 技术的生成过程中也可能因技术的混沌性、信息丢失或其他原因而出现错误。这种技术特性导致的视觉效果，并非源于 AI 本身的情感或思想，而是源于其技术特点和生成过程中的偶然性，但却产生出一种特别的人体艺术。



图2 复影重重·其二（笔者创作，尺寸：1024 x 1024px，使用软件：midjourney）

这种视觉错觉的效果与视错觉艺术<sup>①</sup>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却截然不同。例如，达利的《记忆的永恒》<sup>②</sup>中那些流淌的钟表，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让观众在欣赏时产生认知上的冲突和困惑。荷兰艺术家埃舍尔的《上升与下降》<sup>③</sup>以数学为灵感，通过几何形状和线条的巧妙排列，创造出不可能存在的空间和结构，挑战观者的空间逻辑认知。西班牙画家博雷尔的《逃避批评》<sup>④</sup>则通过二维平面描绘出三维空间效果，使观者误以为画中人物正从画框中走出，模糊了绘画与现实的界限。这些艺术家通过有意识地运用视错觉技巧，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而 AI 生成图像中的

① 视错觉艺术（Optical Illusion Art）是基于知觉经验或不当参照等形成的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特定感知，通过特殊的构图、色彩搭配和透视技巧，创造出具有欺骗性视觉效果的艺术形式。它基于视错觉原理，结合绘画、雕刻、建筑设计等多种艺术语言，使观者在欣赏作品时因大脑的惯性判断或参照物的不同而产生错误的视觉感知。

②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31年。达利在创作这幅画时受到了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运用了他独特的“偏执狂批判法”，通过精确的细节描绘和超现实的场景构建，表达了对梦境、潜意识以及时间本质的思考。

③ 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 1898-1972），以创作充满视错觉和数学概念的艺术作品而闻名。《上升与下降》（Ascending and Descending）是其1960年创作的石版画。这幅作品运用了彭罗斯阶梯这一不可能图形，创造出一个无限循环的空间，违反了正常的逻辑和透视规则。通过精确的细节描绘和巧妙的构图，展现了艺术家对空间、结构以及视错觉艺术的深刻理解。

④ 西班牙画家佩雷·博雷尔·德尔·卡索（Pere Borrell del Caso）于1874年创作的《逃避批评》（El Fugitivo）是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创新性的油画作品。这幅画作描绘了一个少年似乎正从画框中走出来，这种独特的构图和透视技巧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错觉效果，使观者仿佛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物从二维平面中跃出，其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边界，反映了19世纪末期艺术界对传统绘画形式的突破和对新艺术语言的探索。

视觉错觉效果，并非出于创作意图，而是技术局限或失误的结果。AI通过对视觉特征和标志的学习与模仿，无意中产生了类似视觉错觉的效果。这种效果并非AI的主动创作，而是其技术特性导致的意外结果。尽管如此，这种视觉错觉效果，同样可能使得观众的认知框架受到挑战，从而引发对图像内容的重新思考和自我认知结构的调整。

## 4 艺术的延伸与飞跃

AIGC可以视为一种模仿，对模仿理念和现实的文艺作品的模仿。它不是对理念、现实的模仿，这种模仿与人类艺术的模仿不在同一层面，人类的艺术来源于对现实的模仿又不止于模仿。卡西尔说：“即使最彻底的模仿说也不想把艺术品限制在对实在的纯粹机械的复写上。”而AIGC的模仿过程缺乏人类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深度、生命体验和哲学反思。它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图像，但这种生成本质上是对已有数据的机械复制与重组，而非对现实的主动抽象与创造性改写。AIGC的生成过程剥离了人类艺术创作中的实践性与历史性，无法开启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也无法显现存在者之存在。它既无法承载人类的情感与思想，也无法传递艺术的真诚性与独特性。

从本雅明的本真性理论来看，AI生成的人体艺术可以被视为过去人体艺术的一种延续，但又具有其独特的特点。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的本真性在于其独特的历史性和不可复制性，AIGC对艺术的冲击与“机械复制时代”的境况似乎有着一定的相似性。AI生成的人体图像缺乏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特历史背景和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与意图，是基于纯粹算法和数据的产物，它们是对大量已有图像数据的学习和重组，并以此产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非艺术家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和创作。

这些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过去人体艺术的一种数字化延续，但它们又失去了传统艺术作品的本真性。这种失去本真性的艺术形式是否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我认为，这有待AIGC的发展给出答案。

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AIGC扎根于传统艺术，但它不仅在艺术灵感的来源上与传统艺术有所区分，在创作方式上更是实现了飞跃，不只是艺术的衍生或科技的义肢，而应将其视为多维度、全方位的新知识体系。



图3 复影重重·其三（笔者创作，尺寸：1024 x 1024px，使用软件：midjourney）

## 5 结论

AI生成的人体图像通过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深刻的哲学内涵，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艺术观念，也为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数字化的时代，AI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融合，为我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创作的意义以及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契机。艺术将不会被二分为技术创造的艺术或人创造的艺术，更多的艺术是二者融合创造的，艺术作品本身会拥有生命，不断变化与生长。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艺术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AIGC将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李白杨,白云,詹希旎,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01):66-74.
- [2] 王峰.人工智能模仿:新模仿美学的起点[J].文艺争鸣,2019(7).
- [3] 恩斯特·卡西尔(德)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37.
- [4] 张炼.AI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J].三角洲,2025(03):92-94.
- [5] 岳彩静.科艺融合下何为艺术[N].大河美术报,2024-12-20(019).
- [6] 段吉方,阎恺祺.AI生成艺术与后人类技术的美学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3(06):54-64.
- [7] 张佳男.技与艺:AIGC时代电影艺术与AI技术之辨[J].中国电影市场,2025(03):42-47.